

性社会学系列
SOCIOLOGY OF
SEXUALITY

李银河 著

虐恋亚文化

SUBCULTURE OF SADOMASOCHISM

中国出版社

恋 化

087953
文

虐 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虐恋亚文化/李银河著.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1
(性社会学)

ISBN 7—5072—0911—3

I. 虐… II. 李… III. 虐待—性问题—研究 IV. 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9584 号

性社会学系列

虐恋亚文化

李银河/著

*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编 100037)

新华书店经销

1201 印刷厂印刷

1998 年 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850×1168mm 32 开本 340 千字 14.5 印张

ISBN 7—5072—0911—3/C·35

定价:26.00 元

目 录

序	1
虐恋亚文化	6
虐恋的规模	7
虐恋的特征	15
虐恋亚文化的形成与变迁	36
虐恋者的社会处境	52
虐恋个案	60
第一类:异性虐恋——男性施虐女性受虐	61
第二类:异性虐恋——女性施虐男性受虐	68
第三类:同性虐恋——男性	80
第四类:同性虐恋——女性	92
其他种类的虐恋活动	97
虐恋作品	108
萨德(The Marquis de Sade) 的作品	108
马索克(Sacher-Masoch) 的作品	117
波琳·瑞芝(Pauline Reage) 的《O 的故事》	121
斯文宾(Algernon Swinburne) 的性鞭答诗作	127

麦当娜的《性》	136
其他主流文学中的虐恋内容	138
一般的虐恋色情作品	142
报刊读者来信	149
校园幽默与厕所文学	150
虐恋作品的特征	151
虐恋成因	155
欲望还是快乐?	155
生理因素	159
童年经历	165
攻击性	174
焦虑感与恐惧感	180
负罪感	187
对爱的渴求	193
权力关系	198
虐恋政治	208
关于受虐倾向与女性气质的关系	208

第一种立场:虐恋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	223
第二种立场:虐恋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235
第三种立场:虐恋与政治无关	245
虐恋的启示	254
社会受虐倾向问题	254
对权力关系的反叛	258
虐恋与宗教精神的关系	263
快乐原则问题	269
男女同体的境界	272
二次性革命	280
性的解放与从性中解放	289
附: O 的故事	301
注释及参考书目	460

序

“虐恋”这个词英文为 sadomasochism, 有时又简写为 SM、S - M、S/M 或 S&M, 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艾宾 (Richard von Krafft - Ebing, 1840 - 1903) 创造的, 是他首次将施虐倾向 (sadism) 与受虐倾向 (masochism) 这两个概念引进学术界, 使之成为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概念。受虐倾向一词是他用奥地利作家马索克的名字演化而成的, 但施虐倾向一词并不是由他首创, 而是最早于 1836 年出现于法国的字典, 到 19 世纪 80 年代才传播到德国的。我采用的“虐恋”这一译法是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提出的。这个译法令人击节赞赏, 因为它不仅简洁, 而且表达出一层特殊含义: 这种倾向与人类的恋爱行为有关, 而不仅仅是施虐和受虐活动。

虐恋似乎离中国相当遥远, 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 中国既没有虐恋者的俱乐部, 也没有很多虐恋者去心理医生那里求治。西方有人把这种现象看成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他们说: “在

中国的色情艺术品中,攻击性或虐恋的形象极其罕见。”(Faust, 78)然而我坚信,中国的文化虽然有其独特性,但中国人与世界上其他人的共同点多于不同点。这是基于我在中国与国外其他地方多年生活的经验之谈。我在多年的调查研究生涯中,也确实遇到过虐恋的个案:在关于女性的性与爱的调查中有虐恋个案,在关于男同性恋的调查中也有虐恋个案,还有从杂志社转来的向其求助的虐恋个案。虽然数量微不足道,但至少证明,虐恋绝不是其他文化中特有的现象。

人们从事研究总要为自己找“合法性”。我曾在另一项研究中引福柯之言,证明好奇心可以成为研究的理由。但这还不够。虐恋现象不仅是神秘、有趣的社会现象,而且在当今世界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可以预言,它在人类生活中所占的分量还会继续加重。这不仅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参与虐恋活动,如福柯所言,“这种现象是一种比过去更为普遍的实践。”(Foucault, 1988, 298)也不仅因为虐恋的形象在大众传媒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因为虐恋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性倾向,对于理解人类的性本质与性活动,对于理解和建立亲密而强烈的人际关系,对于理解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对于理解一般人性及人的肉体和精神状况,都颇具启发性。

在我看来,性思潮中最具革命意义的有两个分离,其一是性快感与生殖行为的分离,这一点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大多数人的实践,就连最看重生育价值的中国人也参加进这一实践之中,虽然有许多人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而不得不改变他们对性的观念的——除非他在生那一两个孩子之外完全禁欲;其二是性快感及其他身体快感与生殖器官的分离,当今世界一种最先锋的性思潮是让性活动走出生殖器官的范围,将其扩展到身体的其他部分。社会批判学派在论述这种思潮的意义,女权主义也在讨

论这种思潮对于女性的特殊价值。而虐恋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使快感与生殖器官相分离,在虐恋活动中,有时甚至可以完全脱离生殖器官,如福柯所说:“它的另一个观念是把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变成性的工具。”(Foucault, 1988, 299) 福柯以虐恋活动为证据提出了“快感的非性化”的观念,这就使虐恋不再仅仅是少数人追求快感的活动,而具有了开发人的身心领域、创造新的快感形式的意义。

虐恋还有一个重大的哲学意义:对人性中非理性方面的揭示。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一直是人类最为看重的一种价值。它似乎代表了启蒙和进步,与中世纪的蒙昧相对立。人们不仅认为理性优于非理性,而且认为应当用理性来解释一切。而实际上,有许多事是不能用理性来解释的。比如说艺术和人对美的感觉就很难用理性来解释。虐恋就有点像艺术,它是生活的艺术,是性的艺术。福柯关于虐恋的最常被人引用的一段名言是:“为这一实践赋予的概念不像爱的概念那么久远;它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精确地说,出现于18世纪末。它造成了西方想象力的一次最伟大的转变:向心灵的谵妄状态的非理性转变。”(Foucault, 1965, McClintock, in Gibson et al, 207) 福柯认为,虐恋不是一种性变态,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欲望的无限想象”;虐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还在于它造成了西方想象力的一次最伟大的非理性转变。我想,福柯之所以会为非理性赋予正面价值,可能是认为启蒙运动以来对理性的强调过头了,矫枉过正了,这也正是当今西方许多新思潮(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的看法。有些激进女权主义者甚至将理性与男权社会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为非理性“正名”。按照这种逻辑,虐恋活动也具有为非理性赋予正面价值的意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虐恋活动的娱乐价值:它是一种成年人

的游戏,是一种平常人的戏剧活动。它可以将寻常的生活变为戏剧。它为黯淡的生活增加色彩,为乏味的生活增加趣味,使平淡变为强烈,使疏远变为亲密。它又是一种优雅的消闲活动,这也是越来越多有钱有闲的人们参与其中的原因。说到有钱有闲,大多数中国人会略感不快,因为他们大多无钱无闲,我相信这也是虐恋活动在西方发达国家极为活跃而在中国却较为少见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对大多数中国人会变得越来越有钱有闲持乐观态度,因此不避“超前消费”之嫌,将虐恋世界的秘密乐趣昭示一二,就算让有钱有闲和即将有钱有闲的中国人看点“西洋景”罢。

我不否认这本书的娱乐价值,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承认这一点相当痛苦。但是我既然已经把《O的故事》译了出来附在书后,也就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但是我希望读者不仅把它当作一部小说来看,也要认识到它在虐恋文学中首屈一指的代表地位,否则我的辛劳就会价值减半。

福柯曾表达过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在性方面完全没有禁忌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他希望至少要保证人们选择性活动方式的自由权利,以及改变规范的自由权利。我对中国文化在性方面总的看法非常不乐观,福柯曾批评我们对手淫的看法停留在18世纪欧洲的水平上,而在我看来,我们对同性恋的看法和做法还停留在西方本世纪60年代以前的水平上,而对于色情材料和卖淫的看法和做法也远远没有达到现代社会的水平。因此西方学术界对于性问题的认识,西方的性实践,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完全像外星球的事那样遥远。这其中文化的因素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在此斗胆提出一个假设:假设中国文化的包袱对于我们不再是那么沉重;假设中国人除了吃饱穿暖、传宗接代之外也有了一点对性快乐的要求;假设中国人也愿意有选择

序

性活动方式的自由；假设中国人也喜欢使自己的生活会变得更有趣、更快乐一些……

李银河

1997年12月22日

087953

虐恋亚文化

我对虐恋的定义是这样的：它是一种将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或者说是一种通过痛感获得快感的性活动。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所谓痛感有两个内涵，其一是肉体痛苦（如鞭打导致的痛感）；其二是精神的痛苦（如统治与服从关系中的羞辱所导致的痛苦感觉）。如果对他人施加痛苦可以导致自身的性唤起，那就属于施虐倾向范畴；如果接受痛苦可以导致自身的性唤起，那就属于受虐倾向范畴。虐恋关系中最主要的内容是统治与屈从关系和导致心理与肉体痛苦的行为。虐恋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形式是鞭打和捆绑。因此有人又将虐恋活动概括为 D&B (displine and bondage) 或简写为 DBSM。

瑞克 (Theodor Reik) 为虐恋下过一个形象的定义：“一位威尼斯智者说：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只要女人既能令他快乐又能令他不快乐，他就是个年轻人；如果女人只能令他快乐，他就是一个中年人；如果女人既不能令他快乐又不

能令他不快乐,他就是一个老年人。现在我们先不论年龄,有受虐倾向的人属于哪一类?他是一个只有令他不快乐才能令他快乐的人。”(Reik, 339) 高度概括地说,虐恋倾向是快感与痛感的结合。

虐恋的规模

关于虐恋的大规模社会调查不多,其中以虐恋为内容的专项调查更少。现有的一些虐恋的统计资料大都是关于性的综合调查中的部分内容,而且有的调查并未直接以虐恋活动为目标,而是使用了较为间接的指标,如调查对象对有虐恋内容的故事的反应等等。

目前可以找到的最早的统计资料是金赛(Kinsey)调查中的数字。金赛报告表明,有约 1/5 的男性和 1/8 的女性对虐恋类的故事有过性唤起的反应。更精确地说,从未因虐恋故事得到性唤起的男性有 78%;女性有 88%。

曾因虐恋类故事而性唤起的比例

性唤起反应	女性	男性
肯定和(或)经常有反应	3%	10%
有一些反应	9%	12%
从无反应	88%	78%
人数	2880	1016

(Kinsey, 677)

据亨特(Hunt)的统计,从 50 年代开始,虐恋现象有增长趋势,但比例仍旧很低。其中女性受虐者比例超过施虐者比例,

男性施虐者比例超过受虐者比例,统计数字如下:

通过施加或接受疼痛得到过性快感的比例(美国全国抽样)

	男	女
施加疼痛	4.8%	2.1%
接受疼痛	2.5%	4.6%

(Marcus, 45)

英国一项对性活动中辅助工具及手段的使用调查显示,以鞭打作为性活动辅助手段者在人口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色情活动与工具使用情况(英国)

种类	经常	有时	从不	不详
服饰	3.3%	18.2%	68.4%	10.1%
书刊图片	4.0%	28.4%	58.6%	8.9%
鞭打	1.5%	6.4%	75.4%	16.6%
游戏	1.1%	8.4%	74.9%	15.6%

(Chester et al, in Armytage et al, 78)

关于有虐恋活动和有虐恋倾向者比较保守的估计是不超过人口的10%:有实证调查显示,在性关系中有过虐恋活动的在人口中占10%。(Truscott, in Thompson, 28) 一项对美国人的调查表明,人口中有5%至10%的人有通过虐恋活动寻求性快感的经历,虽然有些人只是偶一为之。在1987年,根据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个大学城的调查结果,约10%的人有过虐恋经历。

(Federman, 254)

另一种估计比例要大得多,这一估计是根据一项实证调查做出的:至少有 30% 的人用虐恋游戏增强性活动的效果。有更大比例的人承认,他们的性幻想中包含统治与服从的因素。(Gamman et al, 84) 如果这一统计数字属实,旧有的以虐恋为变态的说法就不能成立了:30% 绝对应当算作常态,而非变态了。一位虐恋者欣慰地说:“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有如此之多,知道我们是如此的不同而又是如此的一致,这真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Marcus, 34)

金赛调查还发现,有相当大一个比例的人在做爱时有轻微的虐恋行为,如咬和打的动作。在异性恋的抚爱和性交过程中,在同性恋关系中,最常见的虐恋式反应是吮咬 (lovebite) 的动作,许多人都曾对性伴侣身体的不同部位做过这种动作。这种行为在灵长类动物中很普遍,在人类性行为中也远比大多数人所想象得更普遍。(Kinsey, 677)

对性咬有反应的比例

性唤起反应	女性	男性
肯定和(或)经常有反应	26%	26%
有一些反应	29%	24%
从无反应	45%	50%
人数	2200	567

(Kinsey, 678)

《花花公子》杂志的调查是以自慰时的虐恋想象为题的,其调查结果也属于虐恋倾向比例比较高的,尤其在女性中:

在自慰时想象过被迫性交的比例

男		女	
35岁以下	35岁以上	35岁以下	35岁以上
14%	5%	24%	12%

(Marcus, 46)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 (Masters and Johnson) 在 1979 年对异性恋与同性恋性幻想的比较研究表明,关于“强迫性的性遭遇”的幻想在男女两性中都相当普遍,并在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之间没有显著区别。(Ehrenreich et al, 121) 由于马斯特斯等人的工作重心在治疗与性有关的心理问题,他们提出,并非所有的癖好都有相同的强烈程度,“我们发现,某些类型的癖好是容易矫正的,尤其是露阴癖、观淫癖和淫秽电话癖;有些就很难矫正,如恋童癖、虐恋癖或恋物癖;异装癖处于二者之间。”“在虐恋倾向的治疗中,医生或许能够帮助当事人在他们的性行为方式中增加新的非虐恋的行为,但完全根除虐恋活动的巨大的性唤起力量的企图往往最多只能获得暂时的成功。”(Masters et al, 220 - 222)

还有,一项专门以女性为调查对象的研究发现,10%至15%的女性的性幻想是有受虐倾向的。(Marcus, 47) 金赛调查则表明,有6%的女性梦到过被强奸;2%的女性梦到强奸导致性快感。(Kinsey, 213 - 214) 在1972年,一项对141名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调查表明,49%的调查对象有过统治与屈从一类的性幻想。(Ehrenreich et al, 121) 对许多女性来说,虐恋想象是她们最典型的性幻想内容。

在关于虐恋活动的统计调查中,人们常常引用的是一项以1000名男同性恋者为对象的调查——斯巴达报告,因为其中有

30%的调查对象参与过虐恋活动,也因为该项调查量化程度较高。调查表明,调查对象参与过的虐恋活动包括拳交、施虐与受虐、捆绑与鞭打、羞辱、戏水运动(与小便有关的性活动)及与大便有关的性活动。

虐恋活动在男同性恋活动中不是一种很少见的特殊行为,根据对男同性恋日常活动的调查,发现统治与屈从、性别角色扮演是男同性恋性活动的基本形式。根据斯巴达报告,有14.5%的男同性恋者做过拳交活动的主动方,8.2%做过拳交的被动方。这种活动大多在俱乐部中当着众多兴奋的围观者公开进行。斯巴达报告还表明,有76%的人承认喜欢肛交;12%的人不喜欢肛交。当然,肛交应当具有并不比其他方式的性活动更多的虐恋色彩,但是从报告中看,许多从事肛交的人在情感上将其视为统治与屈从关系的性感化表现形式。在调查问卷中有这样的问题:“在肛交活动中,你一般是在上者(top)还是在下者(bottom)?如果二者都做过,是如何决定的:是由你的伴侣决定的,还是由你的情绪决定的,或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在上者”与“在下者”这种提法是虐恋关系中主动角色与被动角色的标准称谓。一位调查对象在开放问卷中写道:“肛交中既有情感上的统治与屈从,又有两人间的亲密关系,还同兽性的感觉及快感掺杂在一起,这些感觉难舍难分地联系在一起。”(Jeffreys, 212 - 217)

另一项调查是以双性恋者为对象的。这是旧金山双性恋中心所做的一项调查,样本容量150人。在调查前的12个月当中,有近30%的男女双性恋调查对象参与过虐恋活动。男女两性在从事虐恋活动时都是与异性伴侣做的多,但在其中,统治与服从的角色分配与性别无关,即某种角色并不固定于某一性别。虐恋活动频率低于1月1次。参与同女性进行的虐恋活动的男